

# “四融合四通道”高职人才分类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张芳儒,侯亚合,朱 涛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徐州 221140)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快速变迁,职业学校面临着生源多元化与产业升级的双重挑战。为了克服“大一统”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实施人才分类培养改革迫在眉睫。依据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创新性地构建了“四融合四通道”的分类培养新模式,即岗课融合、基技融合、专创融合、赛课融合,打通学生就业、升学、创新创业、技能拔尖四条通道。实践表明,这一举措有效激发了办学活力,既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又精准契合了产业人才的缺口。毕业生对口就业率、专转本录取率、省级以上技能与创新创业大赛获奖数量等关键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1.84%、13.17%、40.51%和11.68%,为同类院校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范例。

**[关键词]**人才培养模式;分类培养;高职院校;课程融合

**[中图分类号]** G710; G71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05.020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05-0058-04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迈入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特征的新常态,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质量和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高职教育招生制度的改革使生源结构与层次愈发多元,学生在知识基础、能力特长和职业兴趣方面的差异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如何培养人才,也就是如何构建既能契合产业需求又能尊重学生个体差异的人才培养体系,已成为高职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

然而,与生源多元化以及产业需求精准化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前许多高职院校依旧普遍采用传统的“大一统”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依托统一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授课内容和评价体系,虽然在保障教学管理规范性方面具备一定优势,但其弊端也日益突出:它忽略了学生个体的禀赋差异和成长诉求,不仅限制了学生的自主选择 and 个性化发展空间,更削弱了对其学习主动性和创新精神的培育,致使人才产出与市场需求之间出现结构性偏差。

基于此,本文着力探索高职人才培养的改革路径,从“学生分类成才”的视角切入,构建了“四融合四通道”分类培养模式。本模式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旨在通过课程设置与职业方向的灵活对接、学生成长路径的多元化设计,打破“大一统”模式的同质化困局。其价值在于通过因材施教,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激发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充分挖掘各类学生的潜在优势,从而真正达成“人人尽其才”的教育目标,为产业升级提供更精准、更高质量的人才支持。

## 一、研究现状

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分类培养改革作为提升教育质量、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正受到国内外高职院校的广泛关注。

### (一)国内高职院校分类培养的多元实践与共性困境

为应对生源多元化挑战,国内高职院校在分类培养路径上进行了多元探索,将自身特点与不同的理论模型相结合、匹配、适用与融合。较具代表性的分类培养理论模型和实践探索有以下几种。

由Lent等人提出的社会认知生涯理论(SCCT)强调自我效能感、结果期望和个人目标,这是驱动职业兴趣、选择与绩

效的核心机制。结合此理论模型,深圳职院在专业群试点实施了“大类招生、进校后分阶段动态选择”的培养模式,从“认知、体验、选择”三个阶段构建分类过程:在通识与认知阶段,学生按专业大类入学,第一年学习通用课程并辅以专业认知与实践;在兴趣激发与选择阶段,基于SCCT理论,通过职业测评等方式提升学生在不同专业方向的自我效能感,建立清晰的结果期望;在目标确立与分流阶段,在第一学年末,学生根据已形成的兴趣、效能感和目标,自主选择专业。

基于Wenger和Leif提出的情境学习理论的现代学徒制分类模式,其核心观点是“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学习并非孤立抽象的,而是作为新手,在真实的实践共同体中,从边缘性、辅助性工作入手,在导师指导下,逐渐深入核心、掌握技能,最终成为该共同体的全职成员。依托此理论模型,金华职院与多家企业合作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学生入学即兼具学生与企业准员工双重身份,从观摩、辅助操作开始,在企业导师指导下承担更复杂的任务。毕业时,学生可分为“设备操作能手”“工艺编程专员”“生产现场管理员”等不同类型,实现精准就业。

基于建构主义与项目化学习(PBL)的模式认为,知识并非被动接受的,而是学习者在与环境的交互中主动建构的。学习者通过解决一个真实、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来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知识,并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宁波职院为培养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推行“项目贯穿、能力递进”的课程模式,摒弃原有的课程结构,完全采用项目式教学。从大二学生中选拔有浓厚兴趣和潜质的学生,进入“创新精英班”,以真实的企业横向课题或高水平技能竞赛作为PBL项目,完成从方案设计、采购、制作、交付的全过程,主动建构起一套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

纵观上述实践,各院校普遍采用基于“动态分流”的模式,能尊重学生主体性,激发内生动力,实现专业与人才实现精准匹配,契合生涯发展规律。然而,这些探索普遍存在一些共性困境:对校内资源配置与管理提出了极高要求,分流后各方向的学生规模不均衡,可能造成冷热不均的现象;学生从入学起便陷入对分数的过度竞争,忽略了综合素质和真正兴趣的培养,生涯指导教师的水平和投入程度成为关键因

收稿日期:2026-1-29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重点课题“高职院校‘一特区四通道’人才分类培养改革与实践——以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3JSJG203)。

作者简介:张芳儒(1968—),男,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副院长,主要从事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素。这些不足,正是本研究试图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 (二)国外典型职业教育模式的精髓与本土化启示

德国“双元制”与新加坡“教学工厂”是国际职业教育中实施分类培养的典范,其成功得益于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与运行逻辑。

德国“双元制”深深扎根于行动导向教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学习是一个完整的行动序列,其核心目标是促进职业能力的发展。这个能力体系通常划分为专业能力、社会能力和个人能力。同时,它遵循从“初学者到专家”的职业能力发展逻辑,这是一个典型的从依赖规则到情境洞察的渐进过程。它并非单纯的校企合作,而是以统一的职业培训条例为基础,保障培养质量的下限。在此基础上,通过职业能力测评,为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实现了“标准化下的因材施教”。其高达90%的培训完成率和95%的就业率,正是得益于这种精准且规范的培养体系。

新加坡“教学工厂”模式以情境学习理论、建构主义与认知学徒制为根基,精髓在于“真实情境与无边界融合”。它通过将企业真实项目、环境和管理模式全方位融入校园,打破了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的界限,形成了“理论—实践—创新”的无缝闭环。其毕业生较高的就业率、证书获取率以及可观的升学空间,证明了该模式在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潜力方面成效卓越。

然而,这两种模式的直接移植均面临“生态不匹配”的挑战。德国模式依赖高度自律的企业参与和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而新加坡模式则对校企双方的资源投入与管理协同提出了极高要求。因此,我国高职院校的借鉴方法,不在于照搬其形式,而在于汲取其核心理念:即建立基于标准的个性化发展路径,以及构建深度融入真实产业情境的育人生态。这为本研究构建“四融合四通道”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念指引。

## 二、理论基础: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

布鲁姆理论提供了一张能精准描绘和区分不同学习成果的“地图”,它涵盖认知过程维度和知识维度。认知过程维度由低到高依次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这是一个从掌握基础知识迈向发展复杂思维的连续过程。该理论的核心指导价值在于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其核心差异体现在教育目标在认知过程维度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层级,以及所侧重的知识类型有所不同。这为“四通道”的差异化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

“岗课融合”的设计与认知过程中的“应用”维度相对应,着重关注学生能否在真实或模拟的工作情境中,将所学的程序性知识和事实性知识(如行业标准等)加以融合,强调把所学知识可靠地迁移到工作场景中。它将课程内容直接与岗位任务相对接,大量采用项目教学、模拟实训等方式。评价方式侧重于实操考核、技能认证,以此判断学生的操作是否规范、熟练,从而实现与岗位的无缝衔接。

“基技融合”的设计对应认知过程中的“理解、分析”维度。学生不仅要理解概念,更要学会分析原理,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并且能够将理论应用于新的问题。通过案例研究、原理探究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记忆”操作步骤提升到“理解”背后的原理,并能“分析”不同技术路线的优劣。这要求学生具备将具体技能抽象为一般概念,并进行分析和迁移的能力,而这正是衔接高等教育所需的核心认知素养。

“赛课融合”的设计对应认知过程中的“分析、评价”维度,将赛题、标准与高阶、精深的知识相融合。它要求学生不仅能够进行操作,更要能够诊断故障、优化流程、评判方案的质量与效率。其过程就是不断为学生创设需要“分析”故障原因、“评价”不同解决方案并选择最优路径的学习情境。它

培养的是一种基于深厚经验和原理的批判性思维,是技能从熟练迈向精湛的关键所在。

“专创融合”的设计对应认知过程中的“创造”维度,将专业教育置于真实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创新情境中。通过创业项目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经历从洞察市场机会,到创造解决方案,再到制作原型和测试的完整过程。其目标是让学生能够创造出一个解决特定问题的技术方案或商业计划,培养能够整合多学科知识,发现新问题并创造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的复合型人才。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从宏观架构到微观实施,为“四融合四通道”分类培养模式奠定了理论根基,确保了“因材施教”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 三、“四融合四通道”模式的构建与实施路径

### (一)模式内涵与整体框架

秉持“选择适合的教育”这一核心理念,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为基础,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构建了“四融合四通道”高职人才分类培养模式,旨在为每一位学生提供“量身定制”的成长路径。

该模式的独创性与先进性在于,四条通道的目标遵循了布鲁姆认知层级中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的递进关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能力发展阶梯。每一通道的融合手段都紧密围绕其核心认知目标进行设计,确保了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与评价方式的有机统一,形成了强有力的教学闭环。布鲁姆教学分类理论为学生的流动提供了支持,使得分类不再是分等而是分阶,为学生的终身发展预留了广阔空间。

这种深度融合,使得该模式不仅是一个实践方案,更是一个建立在坚实教育心理学基础之上、科学且现代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它超越了简单的分层或分流,构建了一个动态、开放且可配置的教育生态系统。

### (二)该模式的具体构成

该模式的具体构成为:深化“岗课融合”,搭建校企共建实践通道;深化“赛课融合”,搭建技能提升竞赛通道;深化“基技融合”,搭建精准转本升学通道;深化“专创融合”,搭建科教融汇创新通道。

#### 1. 深化“岗课融合”,搭建校企共建实践通道

本通道旨在培养具备精湛操作技能、熟悉工艺流程、擅长管理、善于协作且富有创新能力等综合素养的现场工程师。其实施路径以系统化的岗课对接为核心。

在课程体系方面,根据专业对应的岗位群能力要求,精准匹配了公共基础、专业基础应用及实践提升等模块化课程,构建了贯穿多个学期的能力培养链条。

在实施过程中,依托“校—企”双元协同机制,分阶段推进校企交替培养:第一学期开展行业认知活动,第二学期进行企业见习,第三学期在校内强化专业核心知识,第四学期校企并行实施拓展课程,第五学期组织跟岗实践,第六学期最终完成综合实践与顶岗实践。

通过课程内容与岗位能力的深度契合,本通道系统提升了学生的技术应用与工程实践能力,为其成长为高素质现场工程师提供了坚实保障。

#### 2. 深化“赛课融合”,搭建技能提升竞赛通道

本通道旨在系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与工匠精神,以培养高素质的未来工匠为目标。其实施以“赛课互嵌”为核心机制,建立了赛项与专业的对应关系,并将大赛标准、内容与流程进行系统解构,有机融入课程模块,实现教学任务与赛项能力的精准对接。课程体系全面涵盖公共基础、专业基础、专业方向、创新设计以及实践提升等模块,贯穿多个学期,形成递进式能力链。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推动课程内容与赛项任务深度融

合,构建了课程与竞赛双向促进的闭环:课程教学为竞赛储备知识与技能,竞赛实战则反过来检验和提升教学成效。该路径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的方式,让学生在扎实的专业基础之上,于竞赛实践中锤炼卓越技能,最终实现知识、能力与职业素养的全面发展,为行业输送拔尖技术技能人才。

### 3. 深化“基技融合”,搭建精准升学通道

本通道专注于卓越人才与基本规格的培养目标,旨在为有志于深造的学生奠定坚实的学科基础与专业能力,助力他们通过专转本考试并适应后续的本科学习。

其实施路径围绕教考分离系统展开,构建了包含大学语文、高等数学、大学英语、信息技术及专业综合实践等课程的融合体系。在具体教学中,基于入学测评实施分层教学,语文、数学、英语等基础课程采用“基础—提升—强化—应试”四阶递进模式,信息技术课程则与计算机等级考试紧密结合,专业课程实施“基础—提升—强化”三段式培养。

全过程严格遵循教考分离原则,并结合过程性、结果性与增值性评价,实现对每位学生学习成效的多维度跟踪与精准反馈。此路径有效夯实了学生的学科基础与应试能力,为其成功升学及长远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持。

### 4. 深化“专创融合”,搭建科教融汇创新通道

本通道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业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为核心,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双创人才。构建了理论、竞赛、实践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在课程设置方面,形成了以《职业生涯规划》《创新方法训练》等必修课为核心,《认识创新创业》等选修课为拓展的课程链。在实施过程中,依托项目孵化平台与创新创业训练营,大力推动项目式学习与成果转化。

培养过程采用普及、提质、拔尖三阶段递进逻辑。普及阶段面向全体学生,普及双创基础知识,激发学生兴趣。提质阶段聚焦约10%具备潜质的学生,通过商业实战模拟等方式强化其项目设计与执行能力。拔尖阶段精准孵化前1%的拔尖学生,通过重点指导与资源倾斜,实现创新成果的落地与转化。

通过社团招募、创业普查等机制实现学生的动态筛选与梯次晋升,本通道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创新创业认知水平与实践成效。

### (三) 课程体系的建构

课程体系的重架构是“四通道”模式落地运行的基础。学校在通过入学测评精准掌握学情的基础上,致力于推动人才培养从“批量生产”向“精准定制”转变。专业课程设置与学生生涯规划紧密衔接,并在三个关键节点开展科学分流,动态引导学生进入最为适合的成长通道。

第一学期末进行首次分流,此次分流以转本升学为导向。学校依据学生第一学期的大学英语学习状况与个人升学意愿进行筛选,具备一定基础且有转本意愿的学生,将在第二学期修读《大学英语(提升课程)》,其他学生则修读《应用英语》,从而实现升学路径与非升学路径的首次分离。第三学期末开展二次分流,此次分流以就业导向为核心。有志于直接就业的学生进入现场工程师通道,与企业初步确立聘用意向,后续课程将深度融入企业实践。第四学期末进行三次分流,这是在非升学型学生中开展的最终精准分流。学生根据前序融通课程成绩、个人兴趣与发展定位,在导师指导下从竞赛型与创业型等个性化课程模组中做出最终选择,进入专属的精准培养阶段。

为支撑这一动态分流体系,课程采用基础、提升、强化的阶梯式设计。例如,英语、计算机等课程在等级考试前开设强化班,语文、数学等课程在转本考前提供冲刺训练。提升类课程对标考试大纲,实行小班教学;应用类课程服务专业

学习,采用大班授课。这种灵活多变的教学组织方式,确保了每一位学生都能依据自身基础与规划调整路径,最终实现分类成才。

### (四) 完善教学制度体系,保障学生分类成才

为保障学生分类成才,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系统地完善了学分制、导师制及流动机制。学分制充分尊重学生的学习自主性,通过健全选课制度、提高选修课比重、丰富课程资源,确保学生有权选择、有课可选、能选所爱,并鼓励学有余力者辅修其他专业以拓宽知识面。导师制应从学生入校第一学期起实施,通过全程个性化指导,促进学生学术、职业与综合素质发展。同时明确导师职责、完善考核与激励机制,减轻其非指导性工作负担。此外,建立灵活的学生流动机制,引导学生在充分认知自身兴趣、特长及发展方向的基础上,于适当时机在就业、创业、升学或竞赛等模式中切换,实现动态、合理的成长路径调整。

### (五) 重构三维综合评价模型,促进学生分类成才目标达成

以学生全面成长和个性化成才为核心目标,注重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构建了“形成性+终结性+增值性”三维综合评价体系。从“德、技、能、为”四个维度设立关键观测指标与引导要素,系统涵盖品德素养、专业技能、综合能力以及行为实践。该体系的创新之处在于,它认可并科学衡量了在不同赛道取得成功的同等价值,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凭借过程性、增值性的评价数据,把评价功能从甄别与选拔转变为诊断、激励与赋能,有力驱动了学生多样化选择的内生动力。通过精准诊断学习成效与成长轨迹,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全方位且持续的反馈,有效激发其内在学习动力与发展意愿,提高学习效能与成才质量。

## 四、结论

本研究构建并实践的“四融合四通道”高职人才分类培养模式,源自对教育规律、产业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系统性整合与创新性运用。

在理论层面,以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为基础,将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等认知过程维度与分类培养方向有机融合。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不同类型人才的培养指明方向,这为“四通道”的差异化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实践层面,此模式借助“岗课融合”精确对接岗位能力需求;通过“赛课融合”对标行业前沿技术标准,与行业龙头企业构建校企交替培养机制,有效化解了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矛盾;通过“基技融合”搭建精准转本升学通道;通过“专创融合”搭建科教融汇创新通道。同时,设立互通互认的四大发展通道,并依托学分制与导师制,切实保障了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动态路径调整的权利。

综上所述,该模式通过对顶层设计、路径实施、制度保障、评价反馈进行全链条重构,成功响应了产业升级对人才的差异化需求以及学生个体发展的多元化诉求。未来,通过扩大专业覆盖范围、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该模式有望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服务制造强国战略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示范与引领作用。

## 参考文献:

- [1]付雪凌. 变革与创新:扩招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的应对[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8(1):23-32.
- [2]梁明亮,胡殿宇,苏东民. 高职院校“大类招生、分类培养”模式下的教育教学改革[J]. 教育与职业,2019(11):64-68.
- [3]张燕. 生源多元化背景下高职院校分层分类培养[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44(S2):82-84.

[4]姜建华,曾文权,龙立功,等.高水平专业群“大类招生、分类精准育人”的人才培养体系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0,41(29):19-23.

[5]王春模,周荣虎,张林龙.高职院校实施分类培养分层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教育与职业,2016(4):103-105.

[6]石伟平,郝天聪.从“分层”到“分类”: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新趋势[J].中国高教研究,2017(4):100-104.

[7]徐国庆.基于核心素养的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38(7):1-15.

[8]王亚盛,李钰.现代学徒制:情境学习理论视角下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J].教育研究,2018,39(5):102-106.

[9]潘菊素,祝志勇.基于分类培养的高职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施[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11):17-20.

[10]阮志刚,廖崎兵.基于高职院校生源结构现状的分类分层培养路径探索[J].现代职业教育,2019(9):92-94.

##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n the Classification Training Model of “Four Integration and Four Channels” for Higher Vocational Talents

ZHANG Fang-ru, HOU Ya-he, ZHU Tao  
(Xuzhou Colleg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14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chang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China, vocational schools are facing the dual challenges of diversification of student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unified” talent training model, it is imperative to implement the reform of talent classification training. According to Bloom’s educational goal classification theory, a new classified training model of “four integration and four channels” is innovatively constructed, that is, four integration of on-the-job courses, basic skill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courses, so as to open up four channels for students’ employment, furt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top-notch skills.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is move effectively stimulates the vitality of running a school, not only meets the individualized development needs of students, but also accurately meets the gap of industrial talents.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s of key indicators such as the employment rate of graduates, the admission rate of specialized programs, the skills above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the number of winners 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s are respectively 11.84%, 13.17%, 40.51% and 11.68%, which provide a replicable and scalable reform paradigm for similar institutions.

**Key words:** talent training model; classification traini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urse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桂杉杉)

(上接第57页)

###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EB/OL]. (2020-3-26) [2025-9-17]. [https://www.gov.cn/zhengce/2020-03/26/content\\_5495977.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0-03/26/content_5495977.htm).

[2]李晓红,郭凤臣.高校工科类专业开展劳动教育的途径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43(36):12-15.

[3]弓迎宾.职业院校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发展的必然、实然与应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44(6):23-26.

[4]张雨甜,付铁,庞璐.劳动教育与工程创新实践双向融合:共生逻辑与实践范式[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5,43(8):91-95.

[5]谢丽娜.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体系构建研究: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39(3):1-5.

[6]赵希彦,李云飞,田晓玲.高职院校专业教育与劳动教育融合育人的价值、困境与优化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4(14):66-72.

## Research on Practical Approaches to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Lo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MU Zong-liang  
(The Youth League Committee,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6,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lo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is a crucial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nurturing talents, a key driver for advancing new productive forces, and an essential pathway for cultivating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that meet societal demands. Currently, some lo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emphasis, monotonous integration methods, and inadequate evaluation systems in this integration proces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lo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need to systematically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grated labor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rough practical approach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commitment, diversifying integration methods, and improving evaluation systems, thereby continuously stimulating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abor education.

**Key words:** lo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labor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章樊)